



故耶律氏契丹小字墓志拓片 遼天慶五年（1115年） 邊長60公分 厚12公分 原墓志1969年翁牛特旗山嘴子出土 赤峰市博物館藏

契丹的語言與文字

前言

民族的語言是它的母語，民族存在多久它的語言也就存在多久。但有語言的民族未必有其文字，契丹人在建國前並沒有自己的文字，許多少數民族往往是如此，但契丹族早就存在，至少在晉魏時期「契丹」就出現在漢文史料中，也就是契丹建國前的五百年。

今天所知最早在文獻上出現的契丹文字是宋人王易的《燕北錄》，記錄牌上的五個字「朕救走馬急」，「憐、也、支、甲、寔」，這五個應是

契丹大字，但讀音不曉，後為元代陶宗儀的《書史會要》所收錄。而後契丹文字的發現都在二十世紀，經過不斷地調查、考古發現，契丹文字遂引起中、外學者的研究及注重，對之逐漸有些許認識。由於在遼朝時，嚴禁民間私刊文字，又禁止書文出國境，一般極難以得見。女真興起後，建立金朝而滅了遼朝，但女真人初時也無文字，契丹字仍被沿用，故而金朝不少女真人能使用契丹語文。當女真人製成自己的文字後，契丹、女真、漢文都並行使用。到金代中期章宗時才

詔令廢除契丹文的使用，大概除了耶律大石的西遼還曾沿用契丹文之外，契丹字基本上已成絕響。

契丹的語言

除了《夷堅志》所載的契丹小兒讀詩的語法，謂語置於賓語之後、狀詞在後的特徵外，在契丹文字的實物資料裡也可以印證這個特點，如契丹小字《郎君行記》將漢文「疆場無事，獵於梁山之陽，至唐之乾陵」寫成「昔因戰爭之事無，梁山之陽出發狩獵，唐之乾陵至」，就是可以比較



王明蓀

語法的例子。《道宗皇帝哀冊》中「詔輔臣具銘」，詔令輔臣撰墓志銘寫成輔臣「志銘撰」，將「撰寫」的狀詞放在賓語之後。這二個實物文字都是契丹語法的例子。

據阮廷焯的研究，契丹口語的音讀受到漢化影響，雖然寫出契丹字，但音讀卻採漢字音，如「龍字」，契丹文作「支」字，其音讀則作「E」，「大」字契丹文作「E」，音讀為「E」，其他尚有多例。在漢字同為一字，而在契丹小字或字型不同，字音時同又時有不同，原因是一為漢化的讀音，一為契丹語固有讀音，二者並存於契丹語文中。《郎君行記》裡記「經略都統」時，契丹小字的「經略」，讀音與漢字音相似，但「都統」則為契丹讀音，故「經略都統」一詞雜有漢音讀與契丹語音讀，這是相互借假而互為影響的複合形式。劉鳳翥及日本學者西田龍雄也都曾提出這種特色。其實漢語中也參有契丹語的借詞，如「詳穩」、「捺鉢」、「令隱」、「夷离董」、「夷离畢」等等，還有前面提到的胡

化也與接尾語有關。在契丹語的單詞常見多音節的情形，語法有時、數、格的變化，同樣以語尾表示語法的變化。若透過解讀契丹文字構擬的單詞發音，並由漢文獻中記載的契丹語音，是可以研究出契丹的語文，當然這需假以時日不斷地探討始能成其事。

根據劉鳳翥先生的研究指出契丹語有幾個發音上的特色，其一是 d、t 音不分。如人名「撻不野」、「塔不野」，開頭音的「撻」、「塔」即是契丹字的「𠵹」，讀成 *ṭai* 及 *ṭai*，又如「太后」、「大王」，也都用同字來讀寫「太」、「大」。

其二是 j、q、x 音不分。如人名「黃應期」的「期」為「𠵹」，讀 q，「興宗」的「興」為「𠵹」，讀 x，兩字的聲母可通用。「酒」與「修」字皆為「𠵹」，「𠵹」既讀為 j，又讀成 x。

其三是 g、k、h 音不分。如官名「司空」的「空」為「𠵹」，讀成 *ṭai*，「宣徽」的「徽」為「𠵹」，讀成 h、g。

其四是契丹語沒有卷舌音位。這也是阿爾泰語的特色，如沒有 *ʃ* 音，通常以不卷舌的 *ʃ̥*、*ʃ̥* 來替代漢語中的卷舌音。

關於詞尾的變化表示語法的關係，可用一個例子來說明：「四時」在契丹語中寫作「𠵹𠵹𠵹𠵹」，「𠵹」是「時」之義，「𠵹」是「四」，「𠵹𠵹」字後黏著表示複數的附加語「𠵹𠵹」，又黏著所有格詞尾「𠵹」，整句詞成為「𠵹𠵹𠵹𠵹𠵹」，就是「四時的」之義。契丹語的時、數、格位變化，目前看來已頗為複雜，這也是阿爾泰語系常有的現象，如蒙古語即是如此，往往要看語尾的變化而有許多不同的表義。陳乃雄先生指出契丹語的數詞定語和被修飾語，有互換位置的現象，有時數詞和被修飾語結合構成的定語性詞組，同被這個定語性詞組所修飾的語詞也有互換的現象，這也是阿爾泰語一些語言的固有結構。他還指出契丹小字中數詞有所謂「影子字」，在數詞本字右側帶點的形式，這與書寫的禮儀或情態有關，主要表示對特定對象的某種敬意，也可以表

或者沒有這種文化內涵的名詞，恐怕都要借用漢語。兩種語言的互相影響、借用、複合的情形，總的來說，毋寧是相當自然的現象。

阿爾泰語系語言的特點是單詞多音節，如同拼音語文，用黏著詞尾呈現語法，有其元音和諧律，以及唇形、舌位轉移的和諧。語尾的變化表現不同名（單）詞的格位，動詞的變

示對特定對象數量上的某種強調，其詞彙的意義與本字完全相同，這也是阿爾泰語系常見的共同性。

契丹的文字——大、小字

一、契丹字的創造

契丹文字有大、小字二種，大字創製在先，隨後又有小字的發明。文字創造在王溥的《五代會要·契丹》中載：

契丹本無文記，唯刻木為信，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，就為增減，撰為胡書。同光之後稍稍有之。

以漢人用漢字的偏旁或部份，用組合或刪減方式而成。同光是五代後唐莊宗（九二二—九二六）的年號，這時約當契丹建國十餘年後，此後始漸有契丹文書得見。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錄第二》所載相同，並指出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所創造，「作文字數千」。但據《遼史·耶律突呂不傳》說：「及制契丹大字，突呂不贊成爲多」，〈耶律魯不古傳〉說：「太祖制契丹國字，魯不古以贊成功」。可知太祖制契丹大字時，主要參與制字



西元10-12世紀（遼）契丹大字印 寬6.6-6.3公分，高4.5公分 內蒙古博物院藏
銅質、鑲金，扁柱形鈕，印鈕右側刻五個契丹大字，印面近長方形，為九疊篆，內容有待研究。這枚銅印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史學價值，為研究遼代職官制度和契丹文字提供寶貴資料。



北大王契丹大字墓志拓片 局部 遼重熙十年（1041年）高96公分 寬62公分 厚6公分
原墓志1975年阿魯科爾沁旗沙日溫都林場烏蘇義和護林站南溝出土 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藏

《北大王墓志》，又稱爲《耶律萬辛墓誌》，在一九七五年出土於內蒙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，爲遼興宗重熙十年（一〇四一）立碑。其他如出土於遼寧錦西縣孤孤山的《蕭孝忠墓誌》，一九五〇年出土，爲遼道宗大安五年（一〇八九）立碑。《耶律延寧墓誌》，出土於一九六四年，在遼寧朝陽縣西五家子公社，爲遼聖宗統和四年（九八六）立碑。較新出土的有內蒙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《耶律祺墓誌》，誌文達三千餘字，對契丹大字的研究是珍貴的史料。這些例舉的碑銘除《耶律祺墓誌》外，都有漢文刻文，雖然未必全文與契丹文對譯，但對於研究契丹文而言是絕對必要的參考。碑刻史料對歷史的研究方面同樣是珍貴的史料。

三、契丹小字

在前面談契丹語言時說到阿爾泰語系的拼音特性，小字則較大字能表現出來，這也是何以大字造成後不久，又要創造出小字來的重要原因。小字的創造依史書上所載，如前所言是迭刺習回鶻語文而做造，其實史書

的是突呂不、魯不古二人，文字是做漢字字形結構而創，此二人及太祖應都懂漢語文，恐怕應還有懂契丹語的漢人參與。

契丹大字的創制時間，《遼史·太祖紀下》說：「（神冊）五年春，正月乙丑，始制契丹大字」。到九月壬寅，「大字成，詔頒行之」。神冊五年（九二〇），九個月左右的時間造成數千餘字頒行。契丹小字的創制，據《遼史·皇子表》載爲太祖之弟迭刺所作，其過程如下：

回鶻使至，無能通其語者，太后謂太祖曰：迭刺聰敏可使。遣逐之。相從二旬，能習其言與書，因制契丹小字，數少而該貫。

迭刺從回鶻人學習其語文，二十天即能學得，且以之爲基礎創造了契丹小字。顯然迭刺的語文天份未免太過於神奇。製成新的小字時間未見有關的記載，若以迭刺爲小字的造創者來看，《遼史·太祖紀下》載天顯元年（九二六）平定渤海國，改名爲東丹國，以皇太子耶律倍爲人皇王主持

東丹國，「以皇弟迭刺爲左大相」，協助統治東丹國，但同年七月，迭刺即死，而十一月後太祖也死於班師途中的扶餘府。迭刺創制小字不能晚於天顯元年七月之後，也不應早於神冊五年九月之前，這其間約有六年左右，確切時間有待進一步考察。

既造了大字後，幾年內又有小字的創造，今天契丹的大、小字都有實物可見，但對小字的研究較多、也較有瞭解，其原因也與何以既造成大字又繼造小字的原因相關。大字是以做漢字字形結構造成，雖然是借用字形但並不一定借用字音及字義，對於阿爾泰語系而言，表意文字不太適合表達契丹語，契丹語是表音，而且有多音節，一個漢「字」不好表達一個契丹「字」，在於語言習慣不同，實際情形還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二、契丹大字

大字以漢字爲基礎，有直接借用漢字的形、音、義，如「皇帝」、「太后」、「大王」等，有借用漢字的形、義，如「一」、「二」、

「五」、「日」、「月」等，有僅借用漢字的形，如「仁」、「田」、「住」等。故而可知借用漢字形、音、義的，那就等於全部用漢語文，也就全部漢化了，借用部份漢字則或保留了契丹語的讀音，以及讀音、字義全不同的用法，且例舉幾個大字來看，「天」（大），「忝」（天），「朶」（年），「紘」（西），「馬」（馬）。

今所見的契丹大字較少，保留漢字方塊型單字較爲明顯，直接用漢字的似也較小字爲多，由於大字每個音節來自方體的漢字，難以聯寫，形成各音節相互分離，各多音詞間不易截斷，對於單詞多音節且語尾變化的契丹語法而言，運用極爲不便。如漢字一樣，大字筆劃較繁雜，有多到十四、五劃的字，而且一段或一篇文章要使用的單詞（字）較多，如同漢字是較難學習運用的。

契丹大字的文獻所見，僅有前面提到的《書史會要》中所載的五字。所見碑刻史料不多，較珍貴完整的是



西元10-12世紀(遼)
契丹小字銅鏡 直徑14.6公分
內蒙古博物院藏
銅鏡形制為等邊八角形，鏡鈕呈半球形。鏡背圖案明顯的區分為邊緣、花紋和文字三部分。邊緣素面突起，八角方折；花紋為常見的纏枝捲草紋；四個陽文契丹小字分別排列於上、下、左、右。據專家考釋，讀為「壽長福德」，有長壽是因為有福有德之意。整個鏡面圖案猶如天窗，略似漢井，蒼穹無限，四星拱月，美麗至極，為契丹人梳妝用品。

不是誤記就是言之不明。回鶻與突厥同為阿爾泰語族群，突回文字符號性特別明顯，蒙古文當初創造時即採用回鶻文倣製而成，但契丹小字絕不似回鶻文，唯一類似的是拼音形式，以

出。目前知道的契丹小字原字約五百餘，能夠擬定原字音值的約一百七十餘字。

契丹小字可見的石刻史料較多，如《興宗哀冊與仁懿皇后哀冊》，在內蒙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公社，當地有遼聖宗、興宗、道宗的三帝陵寢，稱之為慶陵。一九二二年，比利時傳教士開掘興陵，有二方漢字、二方契丹字，但現存為拓片。《道宗哀冊與宣懿皇后哀冊》，《聖宗哀冊與欽愛、仁德皇后哀冊》，為一九三〇年掘出，各有漢文、契丹文碑刻。

《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》，原刻在武則天墓前無字碑上，曾以為是女真字，後經日本學者羽田亨及王靜如研究，知是契丹文字。《許王墓誌》，在遼寧阜新縣白台溝村於一九七五年發現，有部份漢文，契丹文二千餘字。《蕭仲恭墓誌》，一九四二年出土於河北興隆縣，是原刻於金代天德二年(一一五〇)的契丹小字，有二千餘字。《耶律仁先墓誌》，一九八三年出土於遼寧北票

回鶻字母拼寫契丹字是個誤會，大概可以說送刺由回鶻文的拼音法，如何造字母運用於字詞的首、中、尾，以完成表音的契丹語。故而應該說是得自回鶻語文的啟發，而有所心得，產生靈感。重新創造出原字來拼寫契丹語，但字形沒有用突回文的字母符號，仍以漢字形狀的減化為原字的字形，同時也採用了漢語文的反切法來進行改造大字。造成的小字，是由一至七個不等的原字來拼寫而成。

前面曾舉了「四時的」為例，它即是由幾個原字組合而成，原字都有音值，黏著表示複數字、表示所有格詞尾，如此就能完整呈現這句詞語。原字是指組成單詞的每個發音符號，為契丹小字中不能再分割的最小寫讀單位，由原字拼寫成的單詞始為小字。以筆畫較簡少的漢字及契丹大字的字形來造原字，作為一個發音符號，多半並無含意，通常也沒有借用漢字的字音與字義，由原字拼成的單詞才有其含意，而每個單詞是依音符的多少，由數個不等的原字來拼組成。拼音的過程中還有些許不等的用

縣，可看到的契丹字有四千七百餘，是現存契丹字最多的碑刻。其他尚有《耶律弘用墓誌》、《澤州刺史墓誌》等等。

結語

契丹族生聚於塞外草原，與匈奴、鮮卑等北族相似，有其語言但無文字。耶律阿保機在十世紀初取代契丹大賀氏成為聯盟領袖，隨即發展建立契丹帝國。帝國建立後文字的需要性成為急務，如號令、制度的整齊、創制等，文字是有其需要以創造發明。在隋、唐時期，契丹臣屬於突厥、回鶻汗國，都沒有借助突回文來造字，也曾臣屬於隋、唐帝國，同樣未借助漢文來創制自己的文字。直到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立草原帝國時才創發契丹的文字。

契丹語屬阿爾泰蒙古語系，語言有其特性，明顯的是拼音形式，語法以謂語在賓語之後，狀詞在最後，以及語尾的變化等，這是阿爾泰語系共通的語法。契丹語造成文字若用漢

法，這裡且不敘述。

契丹小字的原字約略有五百個左右，由這些原字可以拼寫絕大多數的契丹語，所以史書上說小字「數少而該貫」，較之大字而言是不錯的。原字的字型有直接採用漢字，但都是筆劃較少的字，如下列這些例子：一、丁、丙、而、天、木、乙、山、大、小、土等等，至少有四、五十個字，但其音、義大都不同於漢字，有用漢字的俗體字，如几字，也有簡化漢字改造成的，如「𠂇」、「𠂈」等。小字的原字還有些與大字相同，但音、義未必相同，如「小土」、「火」、「𠂉」等。原字拼讀組成的小字，一般的次序是先左後右，上行二字後再次為下行，以次相推，若為單數原字組成，則最後一字往往在最下邊的中間位置。如漢字的「興」，契丹小字作「𠂉」，「𠂉」原字讀x，漢字中古音讀x₂，「𠂉」原字讀作i，漢字中古音為i₂，「𠂉」原字讀作i，漢字中古音為i₂，由左至右至下原字拼讀，則契丹小字拼成與漢字音相同。這是借漢字的音，用契丹文拼寫讀

語文較難達成，雖然契丹大字發明在前，但在實際運用上產生困難，故而不久即重創新字即小字，小字是做回鶻語文的拼音方式來解決大字不易達成的問題。回鶻語屬阿爾泰語系，與契丹語是共同語系，較適合完成拼音的功能，但並未採用突回文字的符號音標，仍用漢字字形簡化成原字，再由數個原字來拼寫出小字來，小字就逐漸取代了大字成遼代通用的契丹文；其中漢語文的反切法對大小字的拼寫也是助力。

契丹語中有些來自漢語，對契丹語而言是借用外來語，故而有時出現雙語的現象。文字上是大、小字形都採用漢字改造而成，也有直接用此許簡單的漢字，但讀音、字義則未必同於漢字，可見漢語文對契丹語文有相當的影響，這是契丹與漢人、漢文化接觸產生的涵化現象。至於契丹小字得自回鶻語文的助力，及漢語文的反切讀法，更可說明多元文化接觸的結果，表現出複合的形式與內容。

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